



宋槧太平御覽



13
403
124



403
124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

四夷部三十

北狄三

託跋氏

宇文莫槐

庫其奚

託跋氏

宋書曰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之後也陵降匈奴單于妻

之以女字託跋其後因氏焉世豪強分建種落地

又曰索頭虜姓託跋氏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

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

州刺史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虜單于猗廆遣

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廆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田中
田中

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
 乃上言盧兄馳有救騰之功宜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
 地處之愍帝進盧為代王盧孫什翼鞬據陰山眾數十萬
 鞬死子開字涉圭即後魏道武帝
 又曰虜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未率大眾至陰山謂之却霜
 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
 氣禦寒也

後魏書曰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
 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黃帝以土德王北俗
 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化堯世逐女魃
 於弱水北民賴其勳帝舜嘉之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
 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
 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七十世裔孫即成皇帝諱毛也

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至力微
 立即成元皇帝也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
 之盛樂也

又曰祿官立始祖子也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之西東
 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兄子猗駝統之
 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駝弟猗盧統之

稽胡

後周書曰稽胡一日步部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
 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
 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
 飾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分遣部眾抄掠居民汾
 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偽許以女妻蠡
 升之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為之禮緩以

婚期蠶升既恃和親不為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

又曰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以遏其路

又曰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奔甲仗稽胡乘間竊出盜向有之

慕容氏

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七二十餘

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甲山因以為號通典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魏

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至孫步歸魏封為鮮卑單于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次日魔有命代才略晉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也

又曰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

初率諸部大人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

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

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

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

又曰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華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廆

又曰慕容廆謀於眾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龜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

入人問其故。庖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庖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土國。永嘉初，庖自稱鮮卑大單于。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庖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庖刑政修明，流亡者多歸之。庖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庖卒，號嗣立，號雄毅。多權略，日強盛，遂自稱燕王。後遷都於柳城，雋曄即其子孫。宇文莫槐
後漢書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莫槐之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飾。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
北史曰：莫庖呼罪切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

之莫庖即莫槐之姪孫莫槐父子世雄漢北。又先得玉璽三鈕，自言為天所相，每自誇大莫庖之孫。曰：乞得龜為慕容庖破之。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乞得龜，敗也。

北史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畢奇斤氏。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部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兇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其俗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殺，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穿廬前聚坐飲。宴終日，又曰：高車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集之。

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州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
女巫祝說如中國被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
一束柳橈因回豎之以乳酪灌焉
又曰高車婦人以皮裹羊骸苦交切戴之自上縈屈髮鬢而
綴之鬢所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
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繞旋多者
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
又曰高車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
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後魏道武帝度
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
又曰道武帝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
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卽以高車衆起鹿
苑南固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

又曰高車族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
乞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
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
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又曰高車昧利不顧後患
又曰高車斛律部帥倍侯利爲蠕蠕掩襲遂奔魏賜爵孟
都公倍侯利質首勇健過人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
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利其衆
服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倍侯利卒道
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
又曰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羅遣使至京以二箭奉貢云蠕
蠕爲天子賊臣當爲天子討除孝文賜繡袴褶一具雜綵
百疋

又曰高車部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
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
又曰高車遣使貢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疋騾十頭
又曰高車與蠕蠕戰於蒲類海北割蠕蠕之髮送於羽林
監孟威
又曰高車遣使獻龍馬五疋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賜樂
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疋雜綵六十疋
又曰高車王伊訥遣使朝貢因乞朱書步挽一乘并幔褥
鞞鞞一副織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
枚詔給之

烏洛侯

北史曰烏洛侯國在地豆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
地下濕多霧氣而寒國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

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施九弦太武眞君四
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虛石室南北九十步東
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
郎敞告祭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唐書曰烏羅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
其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
契丹北與烏丸接風俗與靺鞨同貞觀六年其君長遣使
獻貂皮

庫莫奚

後魏書曰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別種也初爲慕容元
貞所破邑落竄匿於松漠之間
後周書曰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
松漠之間後種漸多分爲五部一日尊紇主二曰莫賀弗

三日契箇四日木昆五日室得每部置侯斥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
北史曰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
又曰武成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豆地干抄掠詔書切責之

軻比能

魏志曰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於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旄麾鼓節爲進退
又曰建安中烏桓反軻比能助爲寇害太祖以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
又曰延康初軻比能遣使貢馬文帝立比能爲附義王

又曰黃初二年軻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黃初三年軻比能率部落與代郡烏丸等三十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烏桓校尉田豫和之使不得相侵五年軻比能復擊鮮卑豫帥輕騎徑進椅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瓌奴拒豫進討破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卑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烏丸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也烏丸我臨陣使瓌奴往聞使君來卽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軻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掠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
能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憚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又珍寶部宋人將王德高平罕不受日拜口不食

又文寶珠土

尚書湯誓曰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俘取也玉以

取而誑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

又盤庚曰無總于貨寶孔安國注曰無總

又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孔安國注云以

親親之道弗寶遠物則遠人格利則來服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

又顧命曰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赤刀

太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皆歷代所傳之寶

毛詩嵩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珪以作爾寶寶

詩含神霧曰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宋均曰

高祖也受天命而王必順旋衛法故張禮記檀弓曰南弓劬叔反必載寶而朝劬叔魯孟僖子常

其寶來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以忠信為寶

左傳莊公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又莊公曰王及鄭伯入于鄭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又文下曰宋昭公盡以寶行

又襄公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也

又昭六曰吳太子諸樊入郕諸樊吳王僚之太子取楚夫人與其寶

器以歸魯人蔡西門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

去東萊疏又定公曰盜竊寶玉大弓盜者何陽虎也

史記曰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

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郵還曰已得符矣登常

山而臨代代可取也

又曰晉使邾克以車八百乘伐齊陳于鞍於是晉軍追齊

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

又曰魯昭公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往焉賜昭公

寶器已悔復詐取之

又曰衛叔名封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

器

又曰秦逐客李斯書曰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
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又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又曰梁惠王與齊威王會田於梁問齊王亦有寶乎威王
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
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
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
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
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也言燕趙之人畏其侵伐故祭以求福徒而從者
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梁或作魏字

漢書曰沛公西入武關欲擊秦曉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
者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將秦將果欲
連和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鄒令縣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於
衢道求主還之

後漢書曰世祖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繒帛賜隗囂期至鄭
被盜

張璠漢記曰朱雋為郡吏太守尹端有罪應死雋為買珍
寶賂主章吏端得免死

范曄後漢書曰帝常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
令能不蜀郡計掾樊顯進口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
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

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魏氏春秋載表紹檄州郡文曰曹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魏志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掛於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吳志曰士燮爲交阯太守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耶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伎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索好馬欲於父前試之唯略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晉安帝記曰栢玄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晉書彭仲文傳曰栢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實

玩悉藏地中皆變爲土

晉書呂纂載記曰郎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眞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形者數萬計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賞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報金花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曜平陳安長駢至于西河張茂懼遣使稱蕃獻諸珍寶珠玉不可勝紀後魏書曰元乂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物其中

北史曰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彭城王孫韶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瑙榼三斗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掩見大怒曰我府藏無此物詰其得由皆諸元賂之帝乃斬德正并妻子伯堅隋書曰開皇十一年突厥遣使獻七寶椀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直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

為國名

又曰天寶中師子國遣婆羅門僧灌頂三藏來獻金寶瓔珞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脩之則為存國之寶

孫卿子云井里之璞又云玉人琢之為天下寶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之墨子曰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力象出於汗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也

淮南子說山云周之簡珪

產於石大禁神
龜出於溝壑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班明月之珠不能
無類夜光之珠自似月光故曰然天下寶之者何也小惡
明月類若絲之有結類也不及妨大美

傅子曰夫齋不費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比之秦
猶泰山之安也

戰國策曰周有砥阨宋有結綠梁有懸犁楚有和璞此四
寶者玉之所美也已為天下名器

國語曰晉定公享楚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有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
有夢曰雲金木竹箭之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

玩何寶焉夢澤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
河宗氏乃至於崑崙之丘觀春山之寶小谷之寶崑崙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逾多而民逾貧失其所
寶也黃國曰金寶一殿二龜三貝四赤寶五泉寶六凡寶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鹽鐵論曰有汝漢之金鐵誘外國鈎羌胡之寶也

說文曰琛寶也隄為舍人曰
美寶為琛

說苑曰經侯過魏左帶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
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
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之寶也經左解玉具右解佩委之
而起

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國之用

新序曰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
與共此憂樂乎船人因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
產崑崙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
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又曰高祖入咸陽宮行庫藏見有琴長六尺十三絃二十
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渥璵之樂
漢武故事曰上雜錯天下珍寶為帳其次甲乙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
貨六種二十八品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牆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
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
作積蛇見此輦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藏寶

忘不知處以犬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
在下也
又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
蔡氏化清論曰經云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
焉
郭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
經國之至寶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驕奢僭侈之態復紛然未滿持盈公
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鑲子帳皆希代之寶
莫能計其直

珠上珠王今精於其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淮夷二水出蠙珠也

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其珠盤玉鄭玄曰玆盤類珠玉

以爲

左傳哀公曰衛太叔疾出奔宋臣向爲宋向納美珠焉與

之城鉏鉏宋公求珠不與由是得罪

又哀公曰越圍吳晉趙鞅使楚隆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

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展陳黃池之役君之先臣

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

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也

尚書考靈曜曰卯金出軌握命孔符赤用藏龍吐珠也鄭

注曰藏秘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將用天之秘道

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日月若編

珠

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於野澤之中誰能不含取

以爲寶也

禮斗威儀曰王者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大戴禮曰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韓詩外傳曰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耀也

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鷄卵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鏡均

日事神明得則大德至淵則海出名珠

史記曰樂毅遺燕王書曰齊王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盡收入於燕

又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尙有

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事具寶門

又曰漢王賜張良金百溢白珠二升良具以獻項伯

又曰鄒陽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

道路人無不案劍視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漢書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吏發民若

取黃金者坐贓為盜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為事偃十三隨母養館陶公主家左

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養之得幸

又地理志曰武帝時使使入海市明珠到國圍二寸已下

又曰霍光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坐武帳召王伏前聽詔

又曰成帝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輔政日還章妻

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又曰董卓擅朝政吕布斬之長安中民悉賣珠玉市酒肉

相慶填滿街肆

又曰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及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

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出琉璃珠璣

又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恹梁翼認奮母為其守藏

婢云盜白珠十斛也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均璣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夫

餘出珠大如酸棗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翬獻大珠詔曰海內

頗有災異而讐不推忠竭誠而輸明珠之瑞求媚今封珠

却還

又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
伏法以其資物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
上恠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
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賊穢之物誠不敢拜帝嗟嘆
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又曰和喜后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
名不立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聞示
恩信宮人盜者卽時首服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先
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
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彬少時遷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及瑠珉
相連以問主簿主簿曰前相夫人昔亡珠不知所在疑其

子婦竊之因去婦勸送珠付前相相慙乃還去婦
又曰豫章黃向辰步路中得珠珎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
主還之主欲以半物謝向向委去不顧也
魏書曰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
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
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得不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
又曰公孫淵以遼東叛遣田豫以本官督青州刺史程喜
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
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銀甚多放散不
皆簿管由是功不見列

又曰文帝作終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押
典略曰隰淄侯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人
人自謂握靈虵之珠
魏略曰大秦國出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東夷俗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懸頸
垂耳至於袂不以金銀錦罽爲珍
又曰倭國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等獻真白珠五十孔青
大勾珠二枚也
蜀志曰秦密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割
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復何歎哉
又曰宗預復東聘吳孫權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
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錄地理志曰朱崖珠宮縣出明月珠

又曰表博字君遊爲淮陵長其女得壞牆中璫珠百餘博
封上之詔以賜博

吳志曰魏文帝遣使以馬求易明珠翡翠權曰此皆孤所
不用而可得馬何若而不聽其交易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
公也

晉書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台浦郡土地瘠塉無有田農百
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
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
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
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璫珥
沈約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安二十八

宿中外以白真珠及青黃三色珠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
居黃道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
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蟬翼移之則如紗縠之重沓
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建元十年正月懸珠簾於正
殿○後魏書曰尔朱世隆將敗洛中先謠曰三月末四月
初陽灰鍛土覓真珠至是並驗
又曰畢眾敬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眾敬臨還獻真
珠璫四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

珠寶部二

珠下

唐書曰高祖朝曷婆那可汗獻大珠上曰珠信為寶朕所
寶者赤心耳何用珠為竟不受
又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
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
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
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
不知所謂自聖朝已來為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
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
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
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

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
 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
 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又曰婆利東有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
 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
 精日午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
 管子曰桓公問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
 市朝同流黃金一篋也江陽之珠一篋也此謂以寡為多
 以狹為廣
 又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
 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以珠玉為幣○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又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
各有所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人猶知而取之泥在於人懷嗟而不知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謂商丘開曰彼中有寶
 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如泳之既出果得珠
 孫卿子曰在物莫明於珠玉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為寶
 又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
 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莊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又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知
 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罔象索之乃得
 又曰河上有貧窮待織蕭緡而食者其子投淵得千金之
 珠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

龍領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悟子尚奚有哉
又曰脩其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則
韜乎其事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
川

又曰儒以詩禮發蒙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
不布施死何用含珠為

鄒子曰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韓子曰隨侯之珠不嬰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
又曰楚人賣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
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

又曰美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又曰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

宋玉亡珠而池中魚為之殫

又曰珠玉尊則天下爭禮樂飾則純朴散

又曰禹填鴻水以為山堙崑崙以為土中立曾城九重其

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

玕絳樹並在曾城

在于日丹淵之珠沈於黃泥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
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芳蕙

穆天子傳曰北征舍于珠澤

此澤出珠故名也

珠澤之藪方四十

里

山海經曰開明山北有珠樹

又曰三珠樹生赤水山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狀

若彗

如彗星狀

又曰烏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西注于漢水多如魚鮓之

魚是生珠玉

亦珠玉蚌類

又曰數厯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今蜀郡平澤出青珠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於燕王欲殺之走出國境境吏得丑

丑曰燕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

失已久矣如燕不信今子但欲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

而吞之燕王必且殺之劊子之腹矣吾要且死子之腹亦

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

又曰蘇秦說李允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

貂之裘

又曰有人操隨侯之珠露野無弓弩之衛必危

呂氏春秋曰宋相司馬有寶珠拒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得禍焉

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

所要輕

又曰精氣之集也阜於珠玉與為精朗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

漢武故事日上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璫瑁為柙

東方朔記曰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萬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不得粟不得珠得粟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得也

新序曰秦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子西而問焉曰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吾國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論衡曰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寶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也珠

樹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又曰隨侯以藥作珠精曜如真

又曰人審知有富貴之命則幽居俟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卽江出大具海出明珠

釋名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珪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曜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章和元年鬱林大珠圍三寸和帝永元十五年鬱林降民得大珠圍五寸徑寸七分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

枝帝以飭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日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號為白帝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下

又曰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又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卽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琲蒲愷切貫之名也

又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如雲名曰憑宵鳥時來蒼梧之野銜青沙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

者身輕

又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翔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餘飾仙裳輕而耀於日月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匣劍在室光影猶照於水也

又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簾皆為水文龜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珂珮之聲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也高后時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仲獻四寸珠送闕下既去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去不知所之

列女傳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喪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弃其係臂珠男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母

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子曰初當坐之繼母請吏曰幸無幼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墮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讓安知孰是乃弃珠而遣之神仙傳曰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弟婦弟婦新產十數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地視米墮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列仙傳曰鄭交甫將往楚道至漢臯臺下見一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既行返顧二女不見佩亦失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五劍秦客薛燭善相

劍示之燭曰雖傾城量珠玉猶未可與也又曰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曰士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捨焉邴原別傳曰原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貫古今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似不知也而曰然何原曰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不知山之高海之深哉博物志曰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又曰三月五日取青蛉頭土中埋皆成青珠王朗雜事曰焦生乞恩辭生未有婦從烏桓贖李娥爲妻與耳中金璫一雙珠四枚璫二雙珠三十雙合中真珠一升

盧綝四王起事曰張方劫帝西遷國家有寶物詔右將軍載之於是放軍人八千餘人三日輦之尚有缺角真珠百餘斛

又曰惠帝遷長安時洛陽御府有大珠璫百餘斛

衛珍別傳曰驃騎王武子君之舅也常與君同語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罔若明珠之在我側則然來暎人索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玉悅之結氣死葬于昌門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去取徑寸明珠以送重

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具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珠焉

又曰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乘燭視之鶴雌雄雙

至各銜明月珠報參焉

又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績其人能泣珠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捋得一珠後得始令其噉之即得療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事具嵩山又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飲酒樂老公顧命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沉數百丈中有赤蟬生此珠也事具樂部又曰王勃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舡人進舡至大電

見猛行水中從東北還逆航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暫約勒以真珠一握為信

三秦記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為日月殿懸明月珠晝夜光明

三浦汝錄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為八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瑤珠瑤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礫柯珠礫柯珠之次為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慈符珠

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

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稱夜光大徑寸或圍二寸以上出黃又有至負珠置平地終日不得停今止方名以甲乙為次第石珠鑄石為珠

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又曰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珠幾出北海

梁四公記曰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旁行五十餘里至龍宮杰公謂是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戶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鸞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於是羅子春兄弟三人應募帝勅百工以子圍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求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調之成二函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之杰公日以蠟塗

子春等身及衣佩石乃燒鷲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
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鷲百事賂之令其通以
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又上王玉函空青岳具
陳帝旨洞中有龍五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善譯時俗
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
命子春等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去而子春薦
珠帝大喜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公曰
三珠其一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
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閒之上者雜珠是蚌蛤蚘
鶴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寮朝廷咸謂杰公虛誕
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之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
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癘
驪珠九色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蚘

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多赤六足二目日當其處有白如
鐵蟻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止有瑕者
爲下蚌珠生於其腹與月盈虧蚘珠所致隨侯噲參即其
事也又問蚘鶴之辯對曰使其自識帝命杰公記蚘鶴二
珠汁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蚘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
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蚘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
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校光之遠近七九之
數皆如杰公之言
盛以之荆州記曰石蘊玉以潤其區漢舍珠而清其域
闕駟十三州志曰僧疆壘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千餘所其
地有神珠非玉石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珠徑一尺五寸
其色正碧
草方草木狀曰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

玉白人民以蓄壘食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
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
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二寸半
在漲海中其一寸三分有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爲第
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
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有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便教
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
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卽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林邑記曰黃枝州上戶口殷富多明珠雜寶○語林曰玉

長史語林道人曰眞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
興公曰語不得耳選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又曰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過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
往別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之行舉日皆琳琅珠玉
又曰王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宋玉風賦曰垂珠步搖來排臣戶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

金澤文庫

周書曰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

周禮天官甸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

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可禦木氣

又春官主大宗伯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儀禮聘禮曰凡執玉無籍者襲鄭玄注云籍言備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珠者陰中之

陽也破勝火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水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蒼玉

又曲禮上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執玉爵者弗揮○又曰執玉不趨志重玉也

又檀弓曰石駢仲卒駢仲備大夫石碣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

所以為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五人者則

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

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又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

蒼玉

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

也民也可以勞官羽在左宮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謂之趨齊當楚薺之薺行

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以行也折還中矩曲行也進則

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俯見於後也鏘聲

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天子與災皆

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

玉而純組綬公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璆玟而縕組綬

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學不知道
又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
為玉之寡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
密而栗知也縝縝也栗堅貌也廉而不剌義也剌猶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
如墜禮也禮尚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獨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亦精氣也虹天氣也圭璋特達德也以朝聘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有於深山

左傳桓公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恠之曰周
諺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其買害乃獻之
又莊公曰號公晉侯朝王享醴命之宥命之以幣皆玉五穀非禮也
又僖上曰天王使邵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事具錫命門
又僖下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謂己曰早余賜汝孟楮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
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
又僖下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
許之乃釋衛侯

又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
為玉之寡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
密而栗知也縝縝也栗堅貌也廉而不剌義也剌猶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
如墜禮也禮尚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獨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亦精氣也虹天氣也圭璋特達德也以朝聘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有於深山

又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
為玉之寡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
密而栗知也縝縝也栗堅貌也廉而不剌義也剌猶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
如墜禮也禮尚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獨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亦精氣也虹天氣也圭璋特達德也以朝聘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有於深山

又文公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事具奉使部 又曰昔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

又成上曰晉及齊戰于鞍齊師敗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獻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又襄十五年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 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戎皆喪寶也不若人有

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謂盜所害納此以

請死也請免死 子罕寬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富而

後使復其所得賣玉得富

又曰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毀雙玉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弃好

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人 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

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會臣猶未臣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耻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臣言故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又昭七年曰燕暨齊平燕人歸燕姬嫁玉與齊侯 賂以璠璣玉

櫝竿耳不克向還璠玉也櫝璠也竿耳玉爵 遂入羔裘齊

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曰公疾徧賜大夫從公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

一環一璧輕服細好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

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又昭十六年曰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環玉

同工共朴 宣子謁諸鄭伯謁請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自共爲雙

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
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韓若屬有讒
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
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
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
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溘大人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銳細也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又昭十七年日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若我用瓚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
陳災傳

又定上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又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
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

又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
斂璵璠美玉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孫行君
今定公立復臣位改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
也子何怨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
又曰陽虎脫甲如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哀上曰衛太子禱曰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藥兮余無所繫之

穀梁傳隱公曰賄玉曰哈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

爵集書上化爲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以受黃玉葬魯城北

毛詩國風曰將翱將翔佩玉鏘鏘鏘鏘鳴玉

又竹竿曰巧笑之瑳佩玉之粼差巧笑貌粼行有節度

又小雅曰宅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又大雅曰維玉及璠鞞琫琕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周易鼎卦曰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鄭玄注曰鼎蓋象不剝易曰乾爲金爲玉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玉有瑛華宋均曰尊卑不失其

服玉有瑛華也

論語子罕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寧有自訟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

又季氏曰孔子曰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

煥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又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穀五穀爲區雕治璞也

六季行

卷八

五

角穀音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
 瑜美玉也瓠舞三采玉也玲瓏瑱瑱鏗玉聲也璈玉佩
 玉也瓊充耳也璫玉飾以水藻也
 史記曰范蠡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資滅吳范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載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行終不反
 漢書曰陳平求見漢王拜平為都尉絳灌等或讒平曰雖
 美丈夫如冠玉耳
 又曰文帝始幸雍新垣平以望氣見平使人持玉杯闕下
 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果有獻玉杯者
 又郊祀志曰宣帝祀河東之明年鳳凰集祀祠於所集處
 得寶玉乃起萬壽宮
 又曰王莽就國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進其玉具寶
 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美玉可以滅獻其瓊

耳即解其瓊休復辭莽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也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汴渠成故行幸滎陽巡行河渠薦嘉
 玉潔牲以禮河神
 續漢書曰和帝時光祿吏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
 各一鈎長七寸三分玦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
 又曰三老五更杖玉杖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表逢為三老賜玉杖
 范曄後漢書曰梁翼金玉珠璣異方珍怪積藏室
 魏志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鉶常豫以付之菟郡王死則
 迎取以葬公淵伏誅之菟庫猶有玉鉶一具今夫餘庫有
 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采玉五色玉夫餘國出赤玉
 晉書曰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

珠等顧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
若不能玉可用白琥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沈約宋書曰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光見深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鎮南長史悅壽謂南海王法
日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
林皆寶

又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兄鑿曠弟寶逸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

又曰初呂光之稱王也遣市六璽於于闐六月玉至也

燕書曰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璽玉鼎

趙書曰劉聰徙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高四寸高三分
龍鈕文曰有新保之

後魏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

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
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
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舡隨取光潤果然遂不肯受乃表送
都

又曰李預字元凱歷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
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滄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得若
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挾盛以還至家
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
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前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
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
寢食皆不禁節又如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
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異勿速殯令後
人知食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屍四宿而體色

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啗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食
玉有神驗何不受啗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
舉斂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又曰高祐爲中書侍郎時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
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守壽壽者命也我獲
其命亦是歸我之徵
又曰穆弼有風格善自位置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
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慙屈
高祖曰朕欲厲胄乎故屈卿先之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污
弼曰旣遇明時耻沈於泥滓
又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祖瑩與李琰
之令辯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泰康中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中晉公護獲玉斗以獻
北史曰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
物以獻

又曰隋文帝時王邵上表云稽覽圖史云政道則陰物變爲
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已來遠近山
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玉下
 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
 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
 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
 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又曰高宗朝封禪太嶽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編每牒長一
 尺一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
 以藏正坐玉冊金匱二以藏配坐玉冊各一尺三寸并玉
 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爲五道當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
 二分爲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爲金泥以泥之爲玉
 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匱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玉下

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
 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
 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
 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又曰高宗朝封禪太嶽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編每牒長一
 尺一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
 以藏正坐玉冊金匱二以藏配坐玉冊各一尺三寸并玉
 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爲五道當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
 二分爲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爲金泥以泥之爲玉
 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匱

又天寶中詔曰禮神以玉者蓋取其精潔表以溫潤合德
爲器有象正辭乃信以達馨香其在璧項來禮神六器及
宗廟奠玉自馮紹正奏後有詞並皆用珉禮所謂君子貴
玉而賤珉是珉不可用也朕精禋郊壇嚴敬宗廟奉惟新
之祚庇太平之人則人力普存備物以享安可以珉代玉
惜費事神況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闕典必脩無文咸
秩豈於天地宗廟奠玉有虧自今已後禮神六器宗廟奠
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
取其真

又曰憲宗時隰州刺史吳暈獻玉杯一頗珍奇云先使吐
蕃所得

又曰憲宗時莊宅使許遂振得玉類珽以進上悅命賜綰
三百疋

又曰貞元六年盧羣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
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子孫相告
許詔促其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
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
陛下赦而勿問使私自引退上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又曰大和中文王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李載義亦
殊恩也

又曰開成中王起議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常用守
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造
蒼璧等九器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常制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
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
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容也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
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
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視之乃鼠璞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列子曰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又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鋸莖葉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
尹文子曰魏川父有於野得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
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商之弗利田父雖疑猶錄置於
廡下其夜玉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而奔之於野隣人盜
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玉再拜却立曰敢
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常見玉問價玉工曰此無價

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
夫祿也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又曰玉者色不如雷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鄒子
曰夫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者人好之也士
有足而不至者以人不好也

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
曰石也王以和爲慢先刖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
曰石也次刖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玉使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
和氏之璧
又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

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與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又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空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空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堂谿空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幾言泄於妻妾又曰崑崙山曾城九重有珠樹玉樹又曰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又曰玉璞不厭厚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兩堅不能相加兩強不能相伏故梧桐斷角馬駭音黎

截玉言柔勝剛

又曰玉待濫諸而成器濫諸琢玉之石也言物有待賤而貴

隨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壤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為福而禍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兵人共舉死人以倚壁有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人懷中頽出墮地玉可以為珠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燒以為粉服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

又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芝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之須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也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子闔白玉

赤松子以玄蟲而漬玉為水服之故得乘烟霞上下也
又曰中山諺曰稱人字者金玉也知其物則不為害
賈子曰德有天理曰道性神明命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獨
下也

符子曰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

器玉果石似美玉璿珠璿玉類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先王所謂

策府天子於是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也

又曰赤鳥氏美人之地寶玉之所在也

山海經曰珽二玉相合珽音角瑁琉夷蠻係耳玉也稷契之

山及鹿臺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瑄之玉秦冒之

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

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
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
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龍首之山弱水出焉其中多美
玉放臯之山岵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
遺玉

帝王世紀曰有鸞飛而遺卵簡翟與妹娵取覆以玉筐

又曰周武王伐殷為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

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又曰紂敗績登鹿臺蒙寶衣玉席投於火而死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

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昌城玉女夜山火玉

又曰長州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

漢舊儀曰祭天用玉几
 論衡曰玉變為石珠變為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
 玉選士者弃惡取善
 又曰璆琳瑯玕璆玉也琳珠也瑯玕珠之類也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抵鳥鵲
 相譚新論曰維陽季幼賔有小玉檢衛謁者史子伯素好
 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賔曰我與好
 事長者博之已雇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於
 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
 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亦出也
 矯世論曰白玉之肖牙者唯離婁能察之
 白虎通曰玉者象君子之德燥不輟濕不重是以人君寶

之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玉龜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
 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
 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鷺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
 釵因名玉鷺釵言其吉祥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金玉珍寶不可
 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枚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
 以口含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爛盈室焉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三十
 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巖嶙相次吹息不復見銘曰昭
 華之管樂事具部
 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

似於仁抑而不燒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如禮

瑞應圖曰玉饗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雜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

胡綜別傳曰吳時掘得銅印以琉璃爲蓋畫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太皇帝以問君君曰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此抑是也

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少有才辯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輦至上方觀作署楨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玄巖之巔外有五色之音內有含和之珠

摩之不加瑩雕之不加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

神仙傳曰沈義爲仙人所迎見老公以金案玉盤賜義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爲黃玉長二尺上有文

又曰羊公雍伯雜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嵩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在北

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爲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一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曰玉田

續搜神記曰樂安高衛其孫雅之在廡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柱杖光耀照人也白頭公白玉也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女悅之結氣死葬于昌門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去取崑崙玉孟以送重○燉煌高納之郡府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女尾慮于桀二女曰琬曰瑤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

石虎鄴中記曰後宮別坊中有小彤玉床○又曰石虎以

宮人爲女官用玉案文書

涼州記曰盜發張駿陵得玉樽玉簫玉笛

法顯記曰師子國有玉像

齊諧記曰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姓沉名路入山得一玉腕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錮鄴天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恠掘之得玉馬高大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爲吉瑞或謂馬無齒則不復食

又曰弘農楊子陽太元初聞土中聲掘得玉腕香美潔露錄異傳曰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水南遙見一美女紫衣獨踞石而歌聲有碣石之音巖往未及數十步輒去女處唯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巖乃擊破石遂從石中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後不復見女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程龍

又曰邗浪者安樂人行到松滋縣九川山見一鳥形如雉
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即射中之鳥仍入
石穴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其未及燬才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湖獻玉杯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夕
置杯於庭中皆明且而水汁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
器也
又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之令人長生
博物志曰得好玉用合玉漿
廣志曰白玉美可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碧玉出夫餘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使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
澈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光生下垂者下有美玉
又曰玉石之精也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潤而浸旁有水其

居地氣青而浮其氣白而圓光轉其地中常潤
白玉圖曰玉之精名曰柔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
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
其所亡則入石石中有玉
世說曰長沙王從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
三四尺
又曰溫嶠取姑女下玉鏡臺一枚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征
劉聰所得
語林曰平子從荊州下王勃勃欲殺之平子恒持一玉枕
下牀去故不得發勃後矯平子左右而借其玉枕持下牀
去遂殺平子
本草經曰玉泉一名玉醴臨死服五斤色不變
吳氏本草曰白玉體如白頭公

明皇雜錄曰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上端坐略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月后以珠絡衣襪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上卽位每京師愆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霖逼而視之若奮鱗鬚開元中三輔大旱上復祈禱而涉旬無雨上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泣然流涕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旣還京爲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常

置於櫃中有聲輔國將敗夜中聞櫃中有聲開視亡其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天子與諸侯為瑞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為瑞
又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出阼階躋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同爵各瑁所以
冒諸侯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為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珍寶部五圭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尚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
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墮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
王
又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出阼階躋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同爵各瑁所以
冒諸侯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為瑞

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歸有過者留其圭三年

周禮春官上太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馬融曰瑞信鎮圭尺有二寸王者執以事天地相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穀圭五寸蒲圭桑渭

又春官上宗伯曰以青圭禮東方

又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圭纘籍五采就五朝以日覲聘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四圭相連皆外嚮共一邸長尺二寸旅陳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兩圭五寸瑑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灌鬯之圭

尺二寸肆陳陳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土圭尺有五寸以求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守邦國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瑗圭以治德以結瑗圭九寸

好瑗圭九寸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也

儀禮聘禮曰止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

禮記禮器曰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又禮器曰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雜記曰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者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

三禮射侯圖曰信圭七寸謂圭上琢為人頭身之形侯所執也躬圭七寸謂圭上琢為四體之形伯所執也

左傳昭六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圭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又襄三十年曰鄭伯有之難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

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沉圭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

又昭十二年楚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鍼祕鍼斧柄也祕也

請制度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玉玉者制圭也

毛詩生民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又抑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韓奕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覲于王

又嵩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圭自九寸而下

論語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又雍也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墨子曰赤烏銜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

墨子申徒狄曰周之靈圭出於土石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圭之位司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圭也

山海經曰隃山之神祠以皇圭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也

瑞應圖曰四海會同則玄圭出

白虎通曰諸侯薨使臣歸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

又曰東方為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梨鋒

太玄經曰破璧毀圭逢不幸

楚辭曰三璋圭雜於甌窶兮璋圭玉石也窶音攜也

楚辭曰三圭重侯三圭謂公侯伯

璧

說文曰璧瑞玉環也瑗太孔璧也璜半璧也

爾雅對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

尚書金縢曰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玉季文王曰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又顧命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也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白雲起也

毛詩淇澳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又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禮記曲禮下曰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又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

左傳桓公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又僖上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

又曰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

又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

我知汝汝專利而無厭我死汝必速行

又曰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受公子曰臣負羈縶從

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

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又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饋盤飧寘璧焉

公子受飧反璧

又文下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又成公上曰丑父寢於轡車轡土蛇出於其下以欣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傷韓厥執紼

馬前紼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

又襄三日諸侯取邾田自漵水示倫臣僕之職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亨

晉六卿于蒲團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六日公薨于楚官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

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又襄二十八年曰齊人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

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

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共拱璧崔杼

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又昭四年曰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祖與觀

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許六年

許僖公如是親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

鄢鄢楚邑

又曰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

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入再拜皆壓紐

又哀下曰衛人出莊公入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既人焉而視之璧曰活

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汝璧將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史記曰鄒陽上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以夜光之璧

又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於道眾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王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

以十五城請易璧遂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見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

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今大王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王無意償趙王

城邑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頭今與壁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壁乃辭謝固請相如使從他道以壁還趙又曰張儀已學而游諸侯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

又曰虞卿躡履檐簷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溢又曰始皇三十年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

漢書曰迺以白鹿皮為弊王侯朝對必以皮弊薦壁又天文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鴻門沛公如廁閒道走軍服日走使張良謝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已首奏

脫身去閒至軍矣故使獻璧羽受之

又曰文帝賜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白璧一雙

又曰王夫人者趙人幸武帝生子閼夫子死而帝痛之使

者拜之曰皇帝謹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

太后

又曰王莽篡位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言元后當為宣室

文母

後漢書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朱暉有義行辟為掾正

月旦蒼將朝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少府

卿貴驕傲吏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

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就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

壁而未嘗見試借觀之主簿授暉暉顧召令使奉之奉之於蒼

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取璧蒼罷朝謂暉

曰據自視孰與蘭相如
晉書載記曰燕常山大樹自拔根不得壁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玉慕容儁以為岳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
太牢祀之
又石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
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致祭沉璧于河俄而
所沈璧浮于渚上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珪
魯連子曰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玉悅之與
不琢之璧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雎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而益

疎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假國名也林回弃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相
收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而獻之遂名和氏之璧
又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黃金其質
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文子曰聖人不貴赤璧而貴寸陰不布施以求得不高下
以相假此古人之德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不顧故曰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又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以合欣夜以投人則
為恐時與不時
又曰得和氏之璧不若以事之所適
又曰璧瑗成器璣諸之功璣治玉石

抱朴子曰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始皇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

又曰虞舜之承禪也捐璧於谷中

又曰景帝時戍將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有雲母厚丈許白璧三十枚以籍身

山海經曰招搖之神祠用一璧

穆天子傳曰天寶於西王母乃執瑤璧以見之

帝王世紀曰堯刻璧爲書東次於洛言當傳舜之意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駮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弊邑寶璧二雙天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今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不伐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謂髡曰先王

有之乎曰有之伐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於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主何傷

又曰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君封爲武安君受白璧百璧黃金萬鎰

河圖天靈曰趙王政以白璧沉河者有一黑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二玉牘也

呂氏春秋曰后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以璧后成子曰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送我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行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后成子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反其璧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曰臣之家有二

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然其價不相如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
金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上藥有赤河絳璧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
爲相莊子固辭
白虎通曰方中貢外曰璧內方象地外員象天
列異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虎
終不敢動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剡
草堦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開瓮中
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摸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

稽鍾離意璧有七張取一意召伯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
叩頭出之

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不斷自成光若

月明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懸大綬於梁柱綴玉璧於綬

范亭燕書曰昭文帝時左部民得紫璧以獻

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王智先停柏谷遣騎送道人

惠義疏曰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次于嶠東金璧至脩

壇拜受之

又云冀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弟子普巖曰嵩高
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
四十二璧金一餅與之璧數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

義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金獻焉具嵩山門
琴操曰楚昭王得和氏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郡中羊
申甫知趙無反遣乃讓之於王明光常背楚同趙今使奉
璧何能述楚功德及明光還王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
光
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
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於匈奴賄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
尉董祀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雲中翻何以贈之連城璧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珍寶部六

璋

琮

璜

璣

瑁

珊瑚

瑤瑁

貝

璋

說文曰璋半圭也。尚書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秉璋以
酢孔安國注曰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日酢也。毛詩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半圭。又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又板曰天
之誘民如堦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周禮春官上大
宗伯曰以赤璋禮南方。又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
兵革馬融注曰牙璋若今之銅虎符。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順有
璋也。公羊傳定公八年曰陽虎竊寶玉而走晉寶者何
制璋也。爾雅曰大璋八寸謂之琬璋半圭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神祠用一璋
呂氏春秋曰成功用璋

說文曰琮瑞玉也八寸似車釭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黃琮禮地

又秋官下小行人職曰合六幣琮以錦

又冬官下玉人曰璧琮八寸以類聘駟琮五寸宗后以為
權駟讀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琮琮八寸諸侯以享
夫人

白虎通曰貢中方外曰琮琮起土功位西方
呂氏春秋曰大喪用琮

璜

說文曰璜半璧也

尚書中候曰文王由磻谿之水呂尚釣其涯王下拜曰乃
今見光景于斯尚曰望釣得玉璜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玄璜禮北方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璜以黼
左傳文公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杜預注曰黃美玉名

又哀下曰宋則黜出奔衛公父文伯攻之求夏后氏之璜
與之他玉而奔齊

白虎通曰璜以徵召位在北方

又曰何謂五玉玉謂圭璧琮璜璋
又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邙之北
文子夏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類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

又曰精神可寶非直夏后之璜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璜石

傅玄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用贈之玉佩珠璜

璜

說文曰璜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駘四玉

一石侯用璜伯用瑀玉石半相瑀也

尚書文侯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璜作文侯之命

毛詩文王旱麓曰瑟彼玉璜黃流在中玉璜圭璜也黃金

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

毛詩大雅江漢曰釐爾圭璜秬鬯一旨告于文人釐賜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璜果將送也稱

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

授宗伯天子圭璜諸侯璋璜

又冬官下玉人曰裸圭有瓚以祀廟

禮記玉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

天子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

又明堂位曰季夏三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

大圭

又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

左傳昭四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曰火若我以瓚斝玉瓚鄭必不火瓚圭也

瓚斝也

漢書曰王莽加九命秬鬯圭瓚

魏志曰天子命魏文踐祚錫命孫權秬鬯圭瓚

北史曰于謹受華州刺史賜秬鬯一旨珪瓚副焉

白虎通曰圭瓚鬯宗廟之盛禮也

尚書顧命曰乃受同瑁王受瑁為主周禮冬官下玉人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似玉以冒之白虎通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

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廣雅曰珊瑚珠也孝經援神契曰珊瑚鈎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晉書曰石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

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慨然自失矣

又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地周迴百餘里屋宇以珊瑚為椽椽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也

宋書曰劉勔為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

宋紀曰大明六年鬱林郡獻珊瑚連理樹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珀琥馬腦真珠玳瑁等國內不以為珍

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云三柯上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國王趙他所獻號為烽火樹

至夜光景昭然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為枝柯二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
 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
 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端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則謂之
 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
 亡徵也

海中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沈水底珊瑚貫
 網而生歲高三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珊
 瑚皆摧折在網中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鈎者王者恭信則見一本云不珍玩
 弄則出

廣志曰珊瑚其長者為御車柱出西海底
 玄中記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自一年

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玫瑰瑯碧林珊瑚藂生

班固兩都賦曰珊瑚之樹上栖碧雞

傅玄紫華賦曰炳參差以照耀兮何光麗之難形葩艷挺

於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石榴賦曰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瑤瑁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瑤瑁為獻

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瑤瑁背宋均曰背文也

春秋考異郵曰承石取鐵瑤瑁吸裙類相致也裙芥也裙音若

史記曰趙使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瑤瑁簪劍器悉飾以

瑋瑁

又曰江南出丹沙犀象瑋瑁珠璣

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觀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枝則開牂牁越嶲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瑋瑁釵

范曄後漢書曰賈琮傳云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象犀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有司舉琮爲交趾刺史

又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象瑋瑁雕鏤之物皆絕

又曰天竺國出象犀瑋瑁也

吳錄曰嶺南盧賔縣漲海中瑋瑁似龜而大

吳錄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瑋瑁孫權曰此皆孤所

不用而得馬若何而不聽

晉命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瑋瑁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

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著到地坦

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瑋瑁牀上卧

齊書曰廬陵王子卿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

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

唐書曰憲宗朝訶陵國獻僧祇女二人瑋瑁楹生犀物等

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瑋瑁爲牀

南方異物志曰瑋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加籩篠背上有鱗

大如扇發取鱗因見其文欲以作器則煮之力截任意所

爲冷乃以梟魚皮籍治之後以枯木條葉瑩之乃有非輝

廣志曰瑋瑁形似龜山南海巨延州

司馬相如紫虛賦曰網瑋瑁鈞紫貝

張衡東京賦曰翡翠不裂玳瑁不簇

孫德施南榴枕賦曰委之玳瑁席停之象牙床

劉禎清慮賦曰後布玳瑁之席前設紫蠟之筵

左思吳都賦曰蠟壁玳瑁金質黑章

繁欽寄情詩曰何以表別離取彼玳瑁釵

班固與竇憲賤書曰明將軍賜固駁玳瑁簪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瑋瑁梳一枚

貝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

廢貝行泉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鼈鼓在西房孔安國注曰大貝車渠商周傳寶之

毛詩曰萋兮斐號成是貝錦

又義疏曰貝鼈之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而紫點為文

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

寶物也

爾雅曰貝居陸者賧在水者蝓大者鮎小者鱗音積今之

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貽貝黑色也餘蚶黃白文音洽黃質餘泉白黃

文以白為質黃為文點今之紫蚶博而額額者中央蝓大

而險險者謂蟻小而橢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

貝如車渠以獻紂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微以求則得有喜則

至

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色
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瑩而光色煥爛
相貝經曰相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
產必究仲學仙於琴高而得其法獻珠於漢武云不知所
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云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
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
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
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
明目綬清氣鄣霞伏蛆蟲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
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
玉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
燕龜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官金南貝如珠璣或曰駁其性

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
也濁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屑點齒有赤駁是也
雖使貝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矚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
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熾內殼赤絡是也
營貝使童子愚女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
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志强夜行伏迷鬼
狼豹百獸赤中貝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